

綱鑑易知錄

漢 秦

八九

13  
537  
6



門 413  
號 537  
卷 6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八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後秦紀

始皇帝

綱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始以正統例大書王賁

奔襲齊王建降遂滅齊法書四國皆書擊伐此其書襲

矣目初齊君王后見六卷二十九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始皇

一

六國弊在  
賂秦

松柏歌

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諫聞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齊人臨淄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民莫敢格鬪也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茶今河南衛輝府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宗地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老泉蘇氏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

皇帝

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士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綱**王初并天下更耕號皇帝曰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除拜遣議曰命令為詔布告中外曰令自稱曰朕沉上聲朕古人自稱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會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始皇

七

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除諡法

**綱除諡法** 目制曰死而以行為諡見二卷 則是子議

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上聲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致堂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稱天以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諡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諡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訛笑則又不若音稱天以誅不諡之為愈矣註見同諡

**綱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發孔子曰行夏之時以明商之建丑周之建子

鄉衍論五德之運

且不可用況以十月為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者然不得不書之以著其失 **目初齊人鄒**

**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旌旄** 析羽為旌分析鳥羽為之節行者所執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節之信古者

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入臣之節也 **旗** 交

為旂熊虎為旟皆尚黑水德屬北方故尚黑 **數以六為紀** 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為符

六尺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 例 **深事皆決於法刻削**

水主陰陰主刑 **母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

**是急於法久不赦**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李斯諫分封

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書銷兵器何譏私也秦之法之亡斬木揭竿者為之丞相綰變上聲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鎮之始皇下其議廷尉廷平也治獄貴斯李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異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內史北地隴西上郡九原三川礪郡潁川南陽

郡鄆上谷鉅鹿漁陽右北平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遼東遼西東郡齊郡薛郡琅琊泗水漢中巴郡蜀郡會稽九江鄣郡南郡長沙黔西凡三十六郡後又平百粵立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音蕩郡置守去聲郡守為尉郡丞佐監平聲御

也收天下兵

銷以為鐘鐻據鐘樂器似夾鐘金人關中記

十六年有大入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始皇以為瑞鑄為金人象之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日翁置宮庭中一法度禮樂衡稱上日衡石丈尺徙

天下豪傑於咸陽

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十二萬戶

致堂胡氏曰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秦始皇

四

封建與井田相表裏

東巡封禪

紀金

卷之八

其為至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王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眚之親。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已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衰微。如問鼎中肩三數事。為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顰。而掩其美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壤。必至於交錯。藹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助。上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註。問鼎已捐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註見四卷十七。中肩見三卷二十八。入廢井田。見五卷十八。

**綱**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亦山立石頌功業封秦山立石下禪去聲梁父甫遂登琅郎邪耶立石遺

求神僊

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築土日封

祭天地也。封泰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服虔曰：封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闢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封禪而祭，冀近神靈也。發觀綱目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明所書始皇遊覽立石頌功業之事，洋洋乎盛哉。大書特書始不三書而止，非美之也，所以著其侈汰之實。云爾。**目**

始皇東行上聲郡縣上鄒嶧山鄒山古之嶧山在立石

頌功德上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陽山南至巔山頂自山

封祠祀封而祭也立石頌德從陰道下山北禪於梁父泰山

下小遂東遊海上南登琅邪山名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作臺刻

石方士方外之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

綱盤易知錄

卷之八 秦始皇

五

不死藥

新金身知金

卷之八

五

神山蓬萊方丈瀛州在渤海中仙人所居諸仙人不死藥於是遣市發

童男女數千人求之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

彭城今江南徐州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源出兗州府泗水縣至彭

城東南入淮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使千人沒水求之弗

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舜二妃廟在湖廣岳州府洞庭湖中山近

湘水廟在山南故曰湘山祠舜南巡崩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溺湘水而死人為立祠世稱湘君逢

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

大怒伐楮者其山楮赤也山無草木則赤遂自南郡今湖廣荆州府由

武關秦之南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歸

韓人張良

綱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二音

擊誤中去聲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罍浮

山名在山東登刻石而還法書於是韓既滅矣書韓人

州府文登縣故心在平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心未嘗無韓也

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

唐特進綱目一註承業見三十五卷三十二張發張良

布衣視聶政荆軻等耳胡為不以盜書且是時天下

綱目一字之褒

綱目易口錄

卷之八

秦始皇

六

瓊山丘氏曰封禪不經見其說助於管仲而詳

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託之空言耳見於行

事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

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備者歟註音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山名在山東登刻石而還法書於是韓既滅矣書韓人

州府文登縣故心在平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心未嘗無韓也

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

唐特進綱目一註承業見三十五卷三十二張發張良

布衣視聶政荆軻等耳胡為不以盜書且是時天下

已為秦矣又胡為復書韓人哉良五世相韓志在報

君之仇。綱目予之。故其書法如此。然呂政是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良乃欲狙擊而斃之。既而大索弗獲。詳書干冊。亦足見良之為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為呂政同仇者。嗚呼。偶語者猶棄市。而狙擊者乃獲免。孰謂秦法果嚴哉。

張良為韓報仇

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

張良為韓報仇

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

張良鐵椎

鐵椎狙擊。伏而擊也。狙猿屬。伺物必伏。而始皇誤中。

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子房一擊之力

瓊山丘氏曰。張子房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繼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音禡音恥。禡奪子房一擊之力也。註也。祖龍見十一。

子房有儒者氣象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為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苟得以一擊而遂。則亦慊矣。

綱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初。始皇之碣石。山名。在直隸永平府。使盧生求。

羨門子高。羨門。古仙人名。子高還奏得錄圖書。符讖曰。亡秦者。

胡也。謂二世。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

萬人。北伐匈奴。見二卷。

綱丁亥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蒙恬斥。

逐匈奴。收河南地。朔方郡之河南。並匈奴地。謂之新秦中。朔方郡今陝西寧夏衛。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始皇

七

築長城

亡秦者胡



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洮。今陝西臨洮府至遼東延袤  
 長也。萬餘里暴僕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今陝西延  
 安府統治之

長城功在萬世

彗星見

南湖丁氏曰始皇所為事事皆惡但築長城以  
 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惟責  
 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耶  
 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  
 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為華夷之嚴限在始  
 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  
 皇則所以險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促其亡所以法書記異也自是國無他變間三歲而  
 綱彗星見現書法書記異也自是國無他變間三歲而  
 見之其將亂也彗復見天下亂是故秦之將興也彗  
 見之蓋以彗始終焉註音彗星見五

燒詩書百家語

綱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始皇置酒咸陽

宮僕射夜。秦官僕主也。占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讀射為夜者。蓋關中語轉為耳。此音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

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秦官掌典籍者

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技輔

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粹有田恆齊世卿

六卿晉智苑中行韓趙魏共分晉國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

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始皇

八

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見七卷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郡尉守尉丞雜燒之偶也並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上筮上種樹之

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東坡蘇氏曰昔嘗怪李斯事苟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卿之書然後知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卿不足怪也卿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斯者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意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亦不知其禍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

李斯皆出於苟卿

備論也  
李斯皆出於苟卿  
此論非為之  
也斯自評

天下果無有及者則音復音闕。苟卿尚安以求異為哉。註見七卷十五。

作阿房

綱已丑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圍始皇以咸

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

今西安府渭南縣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周馳為閣道架木為棚而行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西安府

城表山巔以為闕闕見五卷十八復道上下有道也謂築土為高天子自行

其上不與渡渭水在西安府城北屬連也之咸陽隱宮宮腐刑也

民庶相雜女子幽閉腐刑患風須入隱室故曰隱宮徒刑以罪供徭者七十餘

萬人分作阿房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關中秦都咸陽東函谷關南

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

三萬家驪邑即臨潼縣五萬家雲陽在西安府涇陽縣西盧生說

始皇為微行私出也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平聲人知

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

內宮觀貫觀見同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實之各

按署按止部署不移徙所行幸天子所至日幸有言其處者死嘗

從梁山宮在西安府永壽縣南望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謂惡之

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即中涓近侍也泄吾

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

決事者悉於咸陽宮。綱阮鍾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

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書法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

秦亡自阮

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阮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阮儒始。天道亦昭昭哉。綱目著秦亡之本。以為

後世戒。故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

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

之。諸生傳相告引。告訴乃自除。簡別犯禁者四百六

扶蘇諫阮

十餘人。皆阮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

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

恬軍於上郡。見上

隕石東郡

綱庚寅三十六年。隕石東郡。有隕石于東郡。今

東東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

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史記三十六年秋。使者夜過華

明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聞。始

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蓋祖龍謂

始皇為明年綱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

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

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蒙

始皇崩沙

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法書始皇於是屢書刻石矣。好

大自伐。未有甚於始皇者也。然則前不書頌德。此則曷為書之。譏也。書德則何以為譏。立石於會稽。是欲

與禹較德也。發矯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書李斯者。故特書譏之。明斯為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宦者之

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胡亥之立。必書少子。既為太子。不書即位。特曰胡亥襲位者。不予其矯詔自立也。

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澤

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南。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在湖廣永州府寧遠縣。浮江

下渡海渚。過丹陽。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至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渡浙江。在杭州府城東。上會稽。見一卷。祭大禹。望于南海。立

石頌德。北至琅邪。見上。之罘。見上。西至平原津。在山東濟

南府。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

令中車府令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兼行符璽令事。趙高為書賜

扶蘇曰。與預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

於沙丘。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祕不發喪。棺載輜溫輅涼車。有

瀟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

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

毅。恬弟。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見

九。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

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

趙高說李  
斯立胡亥

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列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扶蘇數上聲以不能立功數朔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

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

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

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今陝西慶陽府真寧縣

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是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

帝於驪山下鑄銅鐵三泉三重奇器珍怪徙藏去

藏也府滿之命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石之後宮無

子者皆命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

殺蒙恬兄弟。兄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武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東坡蘇氏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芟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

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命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註：首商鞅變法見五卷十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

叛之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降於漢。

綱 壬辰 二世皇帝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

王咎元年。是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二世謂趙

殺諸公子公主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二世

十四

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窮罪也。推治之。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死。宅裂其股，死於杜。公子將閻呼天自殺。體而殺之。咸寧縣。

復作阿房

東勝吳廣起兵於蕪

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復作阿房宮。書作前殿阿房矣。於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下書勝、吳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蕪。其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陽。書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六國也，故起兵者各紀其舊。目。是時發閭左。民居閭左之。戍。怨。漁陽。今直隸順天府薊州。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江州豐。陽城。故城在江南。人陳勝。涉。陽。夏。賈。今河南縣。人吳廣。叔。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魚書狐鳴

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今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耕之壟上，為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起兵，乃從十者指意，欲驗鬼威，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怪之，又命吳廣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陳勝王」。卒皆驚恐。罾音躁，捕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與秦戰，為王翦所殺。楚人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故詐稱以為天下倡。壇而盟，明稱大楚，攻秦。故城在鳳陽府宿州。斬下行，收兵，比至

陳今開封府卒數萬人入據之

大梁今開封府

張耳陳

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為

耳餘說陳勝

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去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見上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欲張大楚，國故稱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去聲從東方來以反者

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

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

將擊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綱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

將軍將兵伐秦至戲希秦遣少府章邯寒拒之楚軍

敗走法書也此秦篇也書入寇可矣書代秦何夷秦於楚

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世統也是故綱目之

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列國而不得大書非正

統則孝惠子雖書少帝而不得以音正統大書見七

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註音卷十四孝惠子

見十一發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之日

卷七明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又書以

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目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

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其餘為校尉予

卒三千人徇日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周

章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周文行收兵卒數十萬至戲

水名在陝西西軍焉二世乃大驚遣少府秦官掌山

至趙自立為趙王目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勝徇

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稅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從之

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今直隸張鷹略上黨今山

夷秦於楚

正統大書

簡楚所以

惡秦

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其餘為校尉予

卒三千人徇日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周

章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周文行收兵卒數十萬至戲

水名在陝西西軍焉二世乃大驚遣少府秦官掌山

至趙自立為趙王目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勝徇

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稅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從之

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今直隸張鷹略上黨今山

西潞

漢高祖起兵於沛

綱目卷之六

卷之六

安沛今府沛今綱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沛今

沛縣人劉邦字季隆高準拙鼻也龍顏顏額謂之龍者見其非

凡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初為泗上亭長泗水亭在沛縣東南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一

亭亭置長單善父沛今山東兗州府單縣人呂公史失其名相

主督盜賊叔奇其狀貌以女妻之聲去之即呂為去縣送徒驪山始

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士役作徒多道亡自度鐸比至皆亡之乃解

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

從者十餘人季被酒為酒所加夜徑澤中徑小道也從有

拔劍斬蛇

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嫗於去聲嫗婦老稱哭曰吾子

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

岩山澤間芒碭二山名芒山在河南歸德府城東碭山在江南徐州碭山縣東南沛令

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

弟不聽願名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名劉季季之眾

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石城上遺去

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

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

赤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今江南蘇州府目項梁者下相今

項梁起兵於吳

綱目卷之六

卷之六

秦二世

十八

南淮安府宿遷縣

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字避

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

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

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

八尺餘力能扛剛也鼎才器過人會膾籍今蘇州府

郡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

知豪吏喻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收所下

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皮將副籍

時年二十四綱齊人田儋擔自立為齊王田儋故齊

學萬人敵

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遂自立為

齊王東略定齊地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

綱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書自立也書趙王何成之

從其所稱惟死及失地則名之目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聞諫

出私出也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軻

殺之有廝養艾草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

廝養卒說燕將

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異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綱楚將周市見上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綱秦廢衛君角為庶人目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李良弒武臣

綱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冬十一月趙將李良

莊賈弒陳勝

弒其君武臣秦嘉起兵於郟談。今江西南安府海州綱秦益

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

賈殺之復以陳為楚書勝自立為楚王則綱曰楚之法武臣自立為趙王則綱曰趙

之其殺也書弒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已矣且二世益遣長

史司馬欣董騫佐章邯擊楚臘月十二楚王陳勝至下

城父甫。故城在江西南陽府亳州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舊涓

人見六卷呂臣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

見上諡曰隱王綱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

王目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

有說之者曰兩君耳難可獨立立趙後寄也

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

軍還復取陳綱布六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人也嘗坐去法黥

墨刑平聲論議罪也輸驪山作始驪山皇陵之徒數十萬人布

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

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

秦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書沛公何著良心也良

沛公得張良

番君

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

令吳芮瑞

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布

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終綱目一人而已

目楚王景駒在留故城在江南徐州沛縣東南沛公往從之張良

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

為廐將良數朔以太公呂兵法正義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說稅

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醒良曰

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

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綱廣

陵今江南楊州府人召平為楚徇廣陵行定未下聞陳王陳

敗乃渡江矯王命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

沛公殆天授

嬰母

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故城在陽府盱眙縣東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盱眙音吁夷獄吏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居鄴。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

三戶亡秦

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見六卷十故楚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曰：楚雖三戶，漳水津也亡秦必楚。後項羽果渡三戶津今勝首事不

范增請立楚後

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同蜂起之將，言起兵者衆如蠡之飛起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懷王之於孫名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見上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

張良請立韓成

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威最賢可立為王益  
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綱章  
耶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目章耶擊魏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  
它受平聲皆將兵隨市救魏章耶大破之殺齊王及周  
市魏王自燒死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綱  
齊人立田假王建弟為王秋七月大霖雨齊王儋  
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綱秦下右丞相  
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腰斬斯夷三族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

以趙高為中丞相書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然則法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  
不以其罪爾於是將軍馮劫同下吏自殺不書略之也目二世數朔誚讓責也左  
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平聲盜如此斯恐懼重爵  
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  
術者也故申子名不害見五卷十八曰有天下而不恣睢誨放  
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  
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惟明主  
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二世 二七



義之塗絕諫說之辯肇卓也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  
 於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  
 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  
 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  
 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責舉也有  
 不當去聲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  
 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  
 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

趙高說二  
 世深拱禁  
 中

趙高給李  
 斯

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  
 盜多而上益發繇同治阿房宮臣欲諫為去聲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諫無聞閑  
 也空隙也高曰請候上閒語去聲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見上丞相與預焉今陛下為  
 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  
 由守三川今河南河南府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  
 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

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守邊。漕運轉陸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斯願謂其中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平聲。腰斬咸陽市。斯願謂其中具斯五刑。論議罪也。

附。相傳會也。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祝也。二世屬高治之。

付也。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

辭語牽合日傳會。

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以遂辭語牽合日傳會。

戰勝而將驕

曰吾欲與若也。復牽黃犬俱出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李斯上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也。三族。父母。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綱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目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梁死，懷王徙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公。綱楚立魏豹為魏王，綱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目章邯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二世

二五

北擊趙破邯寒邯丹。今直隸廣張耳以趙王趙走

鉅鹿今直隸順德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

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朝請救於楚楚王懷聞宋

義先策武信君項必敗召與計事大悅之因以為上

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

楚遣沛公

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諸別將皆屬焉綱楚遣沛

公伐秦明發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其得天下亦略相

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

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

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

薄於目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見上者王

之是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

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慄慄疾也悍翰勇也猾漢高

作賊好為禍害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枝

義而西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

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陳項梁散卒以伐秦

綱甲午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冬十一月楚次將項

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書書大

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取乎書次將書矯殺則籍之

罪著矣是故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殺之

邯鄲鉅鹿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秦二世

二十六

之救  
功過權衡

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音邯鄲之救。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註見七卷八。

十目宋義至安陽在山東兗州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漳河也在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楚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

勝則兵罷疲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

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狼如羊狼不聽從也羊愈牽愈不進貪如

狼狼性強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

無鹽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飲酒高會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

食牛菽以菽雜菜食之菽豆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項羽責宋義

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項梁定陶之敗王坐不安

席掃境內而屬祝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

也憂士卒而徇其私遣子相齊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

朝義即其帳中斬之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

將軍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去船破甑燒廬舍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

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

壁軍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

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綱春二月

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目越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人常漁鉅野澤在兗州府鉅野縣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

是以其兵歸沛公綱沛公使酈力食異其基說稅陳

留下之目沛公過高陽高陽里名在河南開封府杞縣高陽人酈食

其家貧落魄朴不為志貌為里監門監里中門其里人有為沛

公彭越歸沛

沛公下陳

弱儒冠

踞洗見酈生

公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異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貫儒冠來

者輒解而溺堯去聲其中溺小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

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

轉去猶今舍館驛則使人名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

據物而坐日使兩女子洗先上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

廷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

此所謂探貪虎口者也夫陳留今開封府天下之衝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去聲之。令平聲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沛公。綱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擬降。綱四月，沛公攻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因張良略日略韓地。六月，略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七月，郡守齮失其姓降。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無得鹵掠。秦民皆喜。綱章邯以軍降。凡降，譏也。以軍降，甚譏之也。自章邯軍棘原。在直隸順德府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在順德府平鄉縣秦兵數却。二世使

沛公入武關

指鹿為馬

入讓責也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天子外門有司馬主。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遂與羽約請降，乃與盟於涇水。見六卷六上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綱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綱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去聲諸言鹿者。

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關。見上

五高前數朔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

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

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樂前數

上聲。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

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

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

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

立子嬰二為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

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致堂胡氏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破曉

綱沛公擊曉遙關破之。秦遣兵拒曉關。在陝西西安府藍田

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

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淡也以利。秦將果欲

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

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南。湖。丁。氏。曰。張。良。謀。曉。關。之。戰。其。誅。秦。報。韓。之。次。策。乎。其。上。策。則。博。浪。之。狙。擊。是。也。使。狙。擊。得。遂。則。必。不。從。漢。而。即。從。赤。松。以。終。其。不。事。二。遂。之。心。矣。夫。惟。失。之。博。浪。而。務。求。得。之。曉。關。也。故。沛。公。欲。擊。矣。良。猶。恐。秦。兵。尚。強。而。為。疑。兵。以。益。其。勢。秦。將。欲。和。沛。公。欲。許。矣。良。猶。恐。士。卒。不。從。而。欲。因。其。懈。怠。以。奮。擊。蓋。良。意。謂。事。二。姓。已。錯。矣。何。可。寡。謀。輕。進。又。錯。而。緩。其。成。功。乎。此。所。以。謂。之。次。策。而。出。於。注。音。狙。擊。見。上。六。赤。其。不。得。已。者。也。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  
四十六日降於漢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

二歲而崩。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綱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



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邛代王趙歇常山

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

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

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十

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冬十月沛

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捧璽符節以降。沛公至霸

上。霸水之上。在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祖。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在西安府城東。旁諸將請誅之。沛

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

乃以屬祝吏。綱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習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

法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

沛公至霸上

霸水之上在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沛公至霸上

沛公入咸陽

除秦苛法

蕭何收秦圖籍

漢之。音光武見十八。目沛公西入咸陽。秦都今西安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地。

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邊界。地戶口民

多少。民強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

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

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

樊噲請還霸上

張良請聽噲言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名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虐也法久矣諸侯約先  
 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條也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  
 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  
 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綱項籍詐阮  
 鏗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發白起殺降雖後世兵  
 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  
 阮降卒至於二十餘萬眾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斬  
 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目音自  
 不止書阮而書日詐阮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註起  
 見七目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

同戍怨過戈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  
 侯吏卒乘勝折涉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  
 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阮二十餘萬人新  
 安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  
 入秦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  
 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法書上書沛公還軍霸  
 項籍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此書屠咸陽殺  
 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  
 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發沛公入關其雍雍寬  
 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明大之氣象見於綱目  
 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  
 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

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鳴鳥之比祥曰或說

驚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在河南河南無內在河南河南諸侯

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在西安府

臨潼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在戲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

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

要腰伯入見沛公公奉卮支酒器酒為壽上酒日約

沛公謝羽  
鴻門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

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且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

來見羽謝羽因畱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決

玉佩也如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

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

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闕上聲

所以蔽身直入瞋稱人反目視羽瞋怒而張目也頭髮上指目眦

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目際一生彘肩噲立飲

噲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

咸陽者王之見八卷二十六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

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

坐沛公遂起如廁女溷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同趣霸

樊噲語項羽

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

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去聲破玉斗曰唉哀

豎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

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山關險阻帶河河渭

四塞之地四面有山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

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

衣繡夜行

沐猴而冠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也。獼猴也。獼猴而冠。貫。獼猴不耐久。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止齋陳氏曰。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何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音詩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盡殺耶。國風新臺之篇。離麗也。

綱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

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

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

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丑。森反。今綱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

綱。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南徐州。綱。立沛公為漢

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

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今陝西

都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

義帝

西楚霸王

立沛公為楚

漢王

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魏王豹為西魏王。立申陽為河南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市。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綱**夏

漢以蕭何為丞相

遣張良歸韓

四月諸侯罷兵就國。**綱**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韓曰：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秦分關中是謂三秦天下

養民以致賢

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王遣良歸

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殘上道為棚而渡名曰棧道在褒城縣東北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日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襄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典宜哉。

**綱**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

都走之因留市不令平聲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市畏羽

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見上卷

有眾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

遂并王三齊齊與濟北膠東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綱西楚

殺韓王成張良復去聲歸漢法書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

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閒諫行也歸漢良

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綱漢王以

張良復歸漢

韓信為大將

蕭何給軍食

寄食亭長

乞食漂母

受辱少年

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

迎戰敗走廢丘塞賽王欣翟王翳降法書給軍食未有

何特筆也漢之目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

數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在淮安府城西亭長見八卷十七寄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肉食謂早炊食於寢蓐也蓐薦席食

時信往不為去聲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飄

聲水母見其飢而飯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而尊稱之也而

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汝雖長大

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誇上聲。  
兩股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同出胯下。一市皆笑。及項  
 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  
 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  
 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見上將士  
 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  
 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

國士無雙

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  
 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  
 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  
 欲名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  
 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  
 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



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翰

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

之為人。也。項王喑因去聲。噫汗去聲。叱發怒聲。嗔去聲。

千人皆廢。也。伏。然不能任屬祝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

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貌。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元玩平。敝。忍不能予利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能予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上。而都

韓信登壇之對

彭城見上。逐義帝。置江南見同。所過殘滅。民不親附。

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

雍王邯塞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升。計。又

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上。

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雖上。而楚彊以威王之見上。

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上。於諸侯

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見上。秦民無不恨

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檄者陳彼之惡說而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也。諸

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

鞏昌府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西王至

張良遺書

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欣翳皆降。張良遺去聲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

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獨受知人之名

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緩兵上策

須溪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王陵以兵屬漢。目陵沛。今江南徐州沛縣徐人聚黨居南陽。

陵母

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

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

心。遂伏劍而死。

當就死以報母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

不為也。況陵之去就，得自專。今音徐庶見廿  
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哉。註六卷十三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  
江燕齊六小國為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  
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冬

項籍弒義帝

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明地之大義也。

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弒之乎？況籍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弒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自彭城徙江南，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綱漢王如

陝。今河南河鎮撫關外父老。綱十一月漢王還都櫟

藥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綱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

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

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綱陽武。今河南開封

入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烹牲也。分肉食甚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字平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

殷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王趙將司馬卬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

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其

陳平歸漢

定殷無功也。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去聲歸羽乃挺身仗劍閒。諫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典主護軍。諸將盡譁歡。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

盜嫂受金

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居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兄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觀此則盜嫂之事誣平也。覈同斃音痕入。聲麥糊也。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名讓也。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

今有尾生

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孝已。殷高宗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宗子

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名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聲事

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

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刺音

威行船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

漢王為義帝發喪

董公遮說

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綱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發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明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目漢王至洛陽今河南河南新城鄉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一人掌教董公遮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之作弒下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

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去聲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臨哭也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內河南東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庸齋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數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西山真氏曰不日率諸侯而日願從不日擊項羽而日擊楚之弒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辭命氣象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于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

漢太公呂后歸發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

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連誅遠乃飲酒高會謂之

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

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目項羽雖聞漢東欲

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

耳河南王

申陽韓王鄭昌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

魏王豹殷王卬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

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

梁地遂入彭城見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

漢王睢水之敗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二水

彭越雖水在彭城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去不流圍

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

沛見八卷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及女載以行

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聞諫

往從微道從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周於下邑今河南

縣收其兵

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

江隨何使九

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築陽。以主  
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諸將  
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  
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法書也。非是書使而已。目初項  
羽擊齊。徵也。兵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黥布。九江王。稱疾遣將  
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  
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指關以東等棄  
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視大事。  
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

為我使九江。令平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

百全。謁者官隨何請使。王遣之。綱五月。漢王至滎陽。

習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自王至滎陽。今

法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目王至滎陽。今

南開封府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附者。

傳著也。未傅。謂未著名籍給悉詣也。滎陽。漢軍復大

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勇道。恐敵鈔

故築垣牆如街屬視也。之河以取敖倉粟。敖倉在開

道是為甬道連也。綱魏王豹叛

漢。綱漢王還櫟陽。見上立子盈為太子。副太子國儲

漢取敖倉

綱蓋易知衆

漢高帝

一六

蕭何守關

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綱關中饑  
謂知所先務矣。倥偬音孔總不暇也。綱關中饑  
人相食。法書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  
何之任重矣。蕭綱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  
何之功大矣。綱宗廟社稷。發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  
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  
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  
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  
假音也。目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  
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陸漕水運調去聲兵以給軍未

深得萃渙之義

韓信擊魏

嘗乏絕。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目漢使

酈生酈食說魏王豹且名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

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

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異其

基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

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

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

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

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  
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  
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  
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  
留輔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冀州代  
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韓信破趙

綱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  
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

李左車說  
陳餘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目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口號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  
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也。並軌騎不得成列。

陳餘義兵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閒道。微絕  
其輜重。載衣。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磨大  
旗。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閒諫。窺視知之。大喜。乃敢  
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也。夜半傳發。遣輕騎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蔽山。依山自  
軍戒曰。趙空壁壘。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  
令裨皮將副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飯也。謂立  
駐傳餐而食待。

出背水陣

破趙後方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水綿蔓水也乃大食也在井陘縣南外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

李左車說韓信

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

隨何說諫  
布

莫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從也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綱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法書書以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天下之勢成矣目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

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壘具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見上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同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見上而殺義帝見上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見上下蜀漢之粟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九

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八卷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閒諫行。從微道而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聲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帳御服，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今河南開封府

踞洗見黠布

汜水縣

劉元城論圍棋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著為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遠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註音梁武帝見三哉。八卷二五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書未卒事不書法書未行而罷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二十一

何幸。曰。楚數朔侵奪漢甬道。見上漢軍乏食。酈食其

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

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

為臣妾。大王南鄉向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

促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主方食。具

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借王前所食

畫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鐸能制其死生之命也。

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休

馬放牛。亦不復用。見三卷二十七今大王能之乎。且天

趣刻印

借箸籌策

趣銷印

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

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

下乎。且夫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疆則六國復

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步。食在罵曰。豎汝儒。幾敗而也。汝公漢王事。令

平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日形。二日勢。三日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  
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  
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有亡  
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  
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  
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  
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卒憤激而漢以  
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  
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  
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  
與時遷移應物變音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八  
化此設策之機也註卷十六下莊刺虎史記韓  
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下莊子欲  
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鬪大者傷小者死從  
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  
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  
兩實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敵見八卷二  
十六伐趙之役見上十六彭城之難見上十三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書盜賊書法死增楚

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

尊也目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

骨鯁骨不下咽曰鯁世以譽誇為之臣亞父亞次也

次於父也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

讒誠能捐金行閒諫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

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昧等

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

及楚圍滎陽見上十四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

陳平請行閒

牢牛曰也具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粗也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  
俱見下

范增一愚老人不及十三歲見

漢王走入關

紀信誑楚

轅生說漢

綱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去聲軍成臯目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光去聲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在陝西西羽必南走王深壁軍勿戰令滎陽成臯見上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雙湖胡氏曰：榮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

漢王走渡河

綱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榮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榮陽。京周苛遂固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

酈生請據敖倉

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鞏。今河南河南府鞏縣。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見上天下轉輸運糧也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杭。山名在河之南。懷慶府城北。之道。距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即黎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濬縣。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



教倉。綱。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漢王軍小修。

武遣人燒楚積聚。法書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

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音中興見十九卷十三。曹操書破紹輜重皆特筆也。註曹操見二十六卷三

目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

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

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綱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

擊取之。目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

成臯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

下城圍外黃。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數日乃降羽欲盡阮銜之。

彭越燒楚積聚

外黃舍人兒

外黃令舍人。親近左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

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

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

之梁復為楚。綱漢王遣酈食異其基說齊下之。目酈

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

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田廣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

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

酈生說齊

之處見上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  
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弑義帝之負見上  
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  
白馬距蜚狐俱見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  
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  
之而止蒯徹後避武帝諱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  
獨發閒諫也使微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  
士伏憑也軼掉迨上聲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

蒯徹說韓信

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反不如  
一豎汝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綱戊戌西楚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  
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綱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  
軍廣武目漢數挑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也楚戰也致師見二卷二十六  
曹咎不出項羽使曹咎守成臯使人辱之咎怒渡兵  
汜凡水在成臯城東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就敖倉  
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

漢楚軍廣武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二十七

公其上。先是太公為楚所獲見上十三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

公。王曰。吾與若也。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

即若翁。必欲烹而也。汝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

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

獨戰不復須眾也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

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因數。上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

罪一。見上矯殺卿子冠軍罪二。見上卷救趙不報而

擅劫諸侯入關罪三。既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燒秦

數羽十罪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俱見上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見上卷王諸將

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白都彭城。奪韓梁

地。罪八。俱見上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見上為政不

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一羽大

怒。伏弩射石。漢王傷脅。王乃捫門。撫也足曰。虜中。去吾

指。因病創傷也。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

傷曾捫足

雪航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道。莫先於孝。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

帝王處變  
上策

聞漢祖略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太公於  
如見上之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  
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  
如路人然方且數羽一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  
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天  
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已而可以尊居  
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斷創甚矣然則如之何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  
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  
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目楚  
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  
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

澠水囊沙

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  
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上不足畏也  
進與漢軍夾澠澠水在山東青州府諸城安丘兩縣界而陳陣信夜

令平人囊沙以囊盛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伴敗還走且  
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泅壅囊水大至且

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

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為趙王綱漢王還櫟陽見上留四日復

去如廣武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

綱監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二九

盜起帝還宮六日音禹見一卷二十七光綱春二月

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目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也汝來乃自立邪張

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夫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

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人懼

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

躡足附耳

假王真王

解衣推食

蒯徹說韓信

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

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下

聲我推食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

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

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向

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

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懸於足下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

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小上下一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綱：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

漢初為算賦

王綱：漢初為算賦。自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

不以背約

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綱：漢以周昌為御

累漢王

史大夫。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

不急救父

漢解而東歸。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昔發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約不足以累之。明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曰：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口項羽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口項羽

違信背約

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

養虎遺患

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大公子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尺水堂綱鑑易知錄卷九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262